

15395/7986(3)

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JAN 10 194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講義
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已往之謂此說皆經文公訂正不可易也堯名也三五相
承澤傳宋鑄所謂堯舜禹湯名也曰堯舜禹湯其說如此總
其平生終始而以一古故之也然至堯舜禹湯之說則
後世亦難免其疑其言而後止之也

宋寧德陳晉尚德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四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講義

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若蔡氏以爲與周書越若同稽古者虞史之辭也古者
已往之謂此說曾經文公訂正不可易也堯名也三五相
承淳質未變所謂堯舜禹皆名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總
其平生終始而以一言蔽之也放至也意與去聲之放同
蓋展拓廓充極其所至而後止之意曲禮所謂放諸四海

是也勲功也凡爲人必有事其事必隨其位而有所至必因其職而考其功而况於帝王之位中三極而爲之君天地間事孰非其事一物之不得其性一事之不得其理一氣之不得其行則是職其事而闕其功而有愧於其位矣堯之爲君知職之在己不可以有愧故正心脩身以爲之本必使自身以往以極于四方上下一人一物皆得其所以至於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之運山嶽之峙江河之流皆不失其度不違其性而後庶幾乎其職立心以主之居敬以持之勿忘勿助以成之所以其功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格于上下謂天下與禽獸草木位

育之功無不到也豈惟堯哉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立志考績皆必至此孔顏思孟周程張朱其講道誨人亦必至此此事大莫能載小莫能破顏子在陋巷亦是理會此等事業凡爲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然此後世史臣之辭觀堯功勲之所到而言之也若堯之本心則博施濟衆猶以爲病未嘗自謂其已至也此又萬世爲人君者之所當知不然則驕矜自足之心生而天地閉矣是故堯舜兢兢業業才得一箇恰好一毫自足便不足以爲聖人而與庸君等矣

允恭克讓

允恭是徹表徹裏之恭克讓是徹頭徹尾之讓允字皆

是爲雜而不純一間而不充實者而言凡克字皆是爲民
鮮能而言民鮮能是一一擔荷不到底克只是擔荷到底
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便是擔荷不到底蓋氣無持守涵養本非實見深知故
能勉之於暫一旦卒然欲動便不覺放下世間十箇十箇
如此惟聖人之讓到底如一以他人之不到底者方之直
是大有氣力人所以謂之克讓也不但此也如克艱克勤
克儉克寬克仁克明克忠克誠克一克孝克敬克念克齊
聖廣淵克果斷克抑畏克遠省克宅心克灼知克謹天戒
克有常憲克綏厥猷克邁乃訓克享天心克羞饋祀克綏

受茲命克修和有夏克用文王教克綏先王之祿克用三
宅三俊克立茲常事克用常人許多克字盡是擔荷到底
不被私欲間斷中路放下了舜以天下讓禹禹以朕德罔
克爲辭此是謂擔荷不起若所謂弗克庸德弗克若天弗
克恭上下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弗克恭厥兄之類亦
不過是擔荷不起初來非不知善之當爲只是欲心所乘
便放倒了小小放倒猶可救索性放倒便是築蓋善之難
而惡之易人人都有此患只如吾輩亦嘗讀書亦嘗聞父
兄教詔師友講明豈不知善之當爲惡之不可爲只爲氣
質難清物欲易動當爲之事暫時勉強亦有可觀迨到此

小利欲及片時怠惰不及省察檢制忽不覺放下了故夫子以三月不違仁許顏子若他人則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未有能久者文公於克已復禮章論顏子之學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然則顏子三月不違是什麼樣明了是什麼樣剛健克已之克雖釋爲勝亦是打得他去除得他盡非有如天氣力不能清徹了當堯之克讓不過到底如吾輩辭讓之心豈得言無亦未嘗不知讓是美事至爲此子名利所拘便自本情發露不可支吾如東坡是什麼樣才學一旦朝廷上下名在伊川便忿然起爭以至於誣善爲惡指正爲姦紛紛然便自

無所不至蓋素未嘗講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學往往泰然自矜以爲當時人才無出其右所以如此若能小心抑抑常見自己不足不敢以咎人此等麤心俗性便日減日消蓋所謂讓者常見自己不足有常若無實常若虛自然常退讓謙下不敢驕矜却亦非故意作如此卑已下人體態也然天下古今實理難明虛氣易發韓退之所謂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者人人皆然所以見得聖人獨能到底然非實有如天氣力亦必不能所以輸他堯舜孔顏不得謂容易也詩中所謂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民鮮克舉等字皆是此意所謂飲酒溫克亦謂不被酒打

倒了雖至於醉而溫粹之氣常把得定也春秋名克者多
字儀亦可見古學相傳蓋威儀極是難事人人把不到底
若溫良恭儉讓氣象常守得到底亦是世間大難事大作
家人允與克字爭不多蓋表裏頭尾只是一事能此則能
彼無此缺而彼完之理也然剛克柔克等字如何曰此與
克已克敵之克皆同是有氣力做得徹底事吾輩於一切
善事只要做得徹不然便是堂堂子張晝寢宰予外似好
看其間實無些氣骨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克者能也擔荷到底之謂書中無限克字如克讓克誠克
寬克仁之類皆一意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得起
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致於有成功實效及人及物蓋與
天地同運於於穆之中視日月至焉之學其強弱遲速內
外賓主萬萬懸絕明明之也磨治洗濯使無一毫氣質物
欲之累也俊德即大學明德俊大學作峻皆廣大高明出
於人欲之上而為萬物之所仰望之意然亦夫人之所同
得而非聖人之所獨有故其功夫自一身九族究於時雍
大畧是一人無間斷故天地間皆發生興起及其至也薰
蒸成熟陶為大和此非有於穆不已之定力不能到所以

章首冠一克字是亦史臣之深意也以親九族以此而親九族也蓋不但恩禮同盡皆德化感動九族之中莫不發生興起故曰既睦既盡也九族之中無一人之不順此德化流動自近而始即大學齊家之功也既睦便見同得若非同得無緣得盡睦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平均絜矩之義欲無一人之不得也章謂明顯之欲其不陷於欲而入於汙濁晦昧也昭明皆自明其德無汙濁晦昧也協和即平章之推同一昭明而無不到之處不覺之人此最見得俊德爲人所同得無遠無近無愚無智各一性命之全體不過一人無間斷則皆發生興起也自九族至

萬邦猶主貴者近者而言至於黎民於變則下極閭閻田野遠至海隅蒼生凡有血氣心知髮膚形體者一皆發生興起薰蒸成熟變謂咸與惟新於者嘆異之辭見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之辭也可見一人不息功夫效驗著明而其密運之功潛孚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益稱堯曰廣運聖神夫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皆以此也時雍是合作一大和如人身四體大安至平無些小血脉不流處推原其來總由天命同得而一人無間斷也不是天命同得無緣得解九族既睦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才

有間斷則上下都放倒盡入晦昧去也故克字爲一章之冠冕如行遠路中道而廢則前功俱棄矣上文克讓意亦與此同此等事他人盡不到頭聖人負載得起擔當得到底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君臣之共之奉天以執其中而已奉天則得其中而事事皆理天下無不治矣此堯典篇中第九節以帝堯爲治之綱領爲言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此治道之一大綱領而堯首明之也夫天之爲天也時而已矣事事物物各有其時一時各有一理即中庸之時中是也隨其時而盡其中之

道如日之晝月之夜二氣之寒暑艸木鳥獸之春夏秋冬當其時則如其理各盡其當然之分而無過不及無不正其性命而保合於大和天之爲天者此也君之爲君臣之爲臣也亦然是故堯先命羲和若天授時以爲萬事之準式旣即訪問群后使之擇人而舉有能若時以爲政者則登而用之蓋堯以執中爲道觀堯典之序列可以見其所執者也帝曰者堯之所注意也疇誰也擇也咨嘆而訪問之也訪問而謂之咨者見之深謀之遠故嗟嘆以求之蓋欲必得之而不可以不得之謂也若順也時者庶政萬事各有其時時各有其中是即天之四時寒暑晝夜之未短

中星之鳥虛星昴民之析因夷隩人事之東作西成南訛
朔易鳥獸之孽尾希董毛毳毼毛在天在人物在事其
義埋度數如此如彼無不皆然當其時則各有其中處其
事則各以其中得其中則各合其宜而無所乖亂此事天
人無不同也堯深知之故先正義和之職隨咨嗟嘆息訪
求順時爲治之人時者義和之事皆無過不及之中而萬
事之體法也虞史之作亦見堯之道而知其心之所主故
其作堯典也先以二章盡其終身之全體大用然後繼以
居位爲治之次序首列義和之事爲六節而次之以若時
登庸之咨尋常讀者莫不歷耳過目而不知堯典虞史之

心皆所謂允執其中堯主之而虞史知之故以疇咨若時
登庸繼義和之後而堯之以天治天下與虞史之有見於
堯之心之道皆可見矣大哉時中之道乎堯典之敬授人
時若時登庸易之與時偕行進修及時承天時行對時育
物隨時之義大矣哉皆堯之心而二帝三王之至道要術
也若者如之者也一時各有一中曰若曰及曰偕曰承曰
對曰隨不過如其無過不及而已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

紀德行論心術皆所以爲教然亦惟知道者爲能得其要

而盡其精愚於二典之首所述堯舜之德深嘆虞史之不可及豈惟一時君臣皆上聖大賢其史臣亦所謂與知與能者也虞庠夏校議論講明無復聞矣二典三謨君德治道綱領條目淵然粲然爲萬世道學之宗祖其秉是筆者豈非得之庠序之講明若吾夫子之門善言德行之顏閔善模寫聖人之子貢者乎驪龍之珠非入九淵之下不可得堯舜君臣所以爲治用功下手大率若此而一時之士亦莫不能言之是可畏也欽明文思安安堯之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之德也而能審視詳記備其根本枝葉以爲天下後世之教豈庸見淺學之所能與哉欽明文思

安安總言堯之全體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視堯之六字氣象差小若夫子所稱大哉君哉然者然以今觀之堯舜文王孔子四聖皆與天同德禹湯文武周公則其氣象不能無小不同先儒程子謂堯舜儘無優劣此非不思無見苟焉爲此言者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視欽明文思安安氣象誠爲差小然諦觀細論之蓋亦不可以輕言之濬深也繫辭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所謂洗心退藏於密中庸所謂淵泉時出淵淵其淵者也凡德之不能久功之不可大者其所存所得之淺也舜之德惟其淵深故其源遠而其流自不竭其根深而其枝

兼自暢茂曰哲曰文明曰溫恭曰允塞皆本於濬者也哲者是非炳而幾微著若無塵之明鏡來者無不照也此全體大用之初故次於濬繫辭以幾次深亦此意也文者禮樂流行若陰陽之相文得時而中節明者光輝發越若日月之照臨至公至明溫恭者見之於身氣如春生而容如山立也允塞者歛之於心堅如金石而充如五穀也蓋所以收結上文五者而總歸之於誠而皆得之於哲文明者聖人皆以誠爲體明爲用也哲文明溫恭五者而繼之以允塞者總之於誠起之以濬者以深爲本也可以見理之一原入於無內無倫無聲無臭而其見之於用皆一誠之

流行了不見有一毫已私外物之雜所以萬善無不全萬用無不得而光華自發生聲名自洋溢若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舜之德亦如之而謂之重華協于帝也華即光也亦被四表亦格上下故謂之重謂之協也明發於誠輝光發於篤實舜之重華本於允塞而允塞又得於濬中庸論誠之全體大用而以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至於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總次之於淵泉時出淵泉如淵之下三十二章極言誠之全體也始之肫肫其仁終之浩浩其天而以淵淵其淵

以括之蓋萬理皆出於淵泉而極於天地必盡其裏而後
可盡其表必盡其本而後可盡其末必盡其下而後能盡
其上必盡其少而後能盡其多必盡其微而後能盡其大
必盡其收而後能盡其散即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
闢先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
也堯舜之德同一盡本盡裏故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
舜之重華協之蓋堯之思亦深遠之意也堯之思結上三
者舜之濬起下七者堯之深見於用舜之深見於用同一
意也安安者允塞之充體也堯以欽爲綱領結以安安之
全體舜以濬爲本原結以允塞之實體安安允塞皆誠而

欽與濬若互相發明者氣象若有小大史臣之微意又當
細論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子之言必嘗經比較論量不然
夔龍伯夷垂豈不聰明賢聖乃不在五人之列夔作樂而
鳳凰來儀垂之竹矢至周猶未弊可謂聖於樂聖於工者
其他可知矣而不得與古人並稱此學者多未嘗經心古
今八才識見爲先其識之深淺遠近見之高卑大小因其
言可知五人如禹臯陶稷契其才德之過人方之堯舜但

有君臣之分而已考之詩書皆可見也至益乃詩書所載
視四人獨爲鮮少而夫子列之四人不以爲歟是必有其
說夫子稱堯之德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此深有見於堯之精微本末而言之也益之美
堯數句與此語適相當是益之見先與夫子同也曰都者
深見堯之美如下文所云而先嘆息之也廣即所謂蕩蕩
也無物不容無地不到與地同量者也運者洗心藏密潛
行默運一髮不容一息不斷與天同健者也着一毫之私
不可以言廣有一息之停不可以言運惟廣故能運惟運

故益廣此堯之天德不離於人而常絕類離倫獨與天地
同其動靜四時同其運行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也
益之見之蓋得於至靜之中潛心體察積日累月深見其
然而後能道之益之才識止此二語亦可以得其槩矣賢
人能說聖人事其力量固未必能及然此二語非小小非
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形容也聖者無不通也廣之爲也神
者無跡不測運之功也所謂民無能名者也武者發強剛
毅神而不殺文者文理密察一本萬殊四者皆出於廣運
之中有一毫之間一息之斷不能洞達充滿以至於此也
所謂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亦無不在其中矣成功者若天

地四時之所爲文章者陰陽五行之交錯山川州木之高下皆廣運之發生成就也乃者難辭也人所不能惟堯獨能其所以能由廣運而後能故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先聖而後神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先武而後文乾剛而承以坤柔黃中通理斟酌裁制以歸於大中至正無過不及之地也益之才識至此益可見矣皇大也所謂唯天爲大巍巍之形也必言皇天者意脉亦自廣運來言天之大而堯與之同大故命與德合不期而在堯之身也奄盡也九州之內以至四海之外盡有之也爲天下君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無不以爲君也其意皆自廣運來非廣不能容非運不能至也體之極用亦隨之而極形之然影亦無所不然也禹聞其言而以影響承之是亦見其意矣益之才識觀此數語足以盡其平生其得在夔龍之右而與四人並列者良以此與下文戒舜之言自儆戒無虞以下皆慮其有一毫之間一息之斷終之以四夷來王亦爲天下君之意始之曰吁戒哉即前文曰都之意皆深遠之嘆也蓋欲舜亦爲堯而與之合有資有本有日有月而不可失之之意又以見堯之廣運非有神妙竒異離人絕世不過無失法度無怠無荒遊滯疑貳之類洗除空盡而遂與天同體耳

但無人欲便成天德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人皆可爲者也然則益之得列爲五臣者觀此足以無歎學者當詳觀而謹思之庶乎其有以得之矣尋常讀書但作過眼空華一日潛心佇思則其所見與尋常時絕異不然二帝三王之詩書但爲兒曹讀誦之浮文而無益於學道窮理正心盡性之工夫矣廣運二字試思之

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種德者布其德於天下以興起天下之心使之發生暢達若播穀然邁種者盡棄己私勇往力行無或間斷然後本體誠一無雜發之微妙充之周徧入人深而及物廣也德

乃降三字意義尤可觀譬之雷行雨作出於剛健精一之氣之所爲若其間有少係累便成密雲不雨如小畜之所云小畜陰卦也雖有五陽而係累於陰其氣弱而不彊缺而不充雖欲成雨而不可得故曰自我西郊西郊陰方也陽累於陰不成剛健精一之氣故不能成雨也臯陶能邁種則爲剛健精一之氣所以德下及於民亦如雲雨之行若他人之有欲者則常有係累間斷自然柔弱無氣了有退屈而無流行是乃理欲勝負事功成否之大機不可以不察也小畜彖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亦此意往即邁也能勇往力行則爲剛健精一之氣而成雨也自我西郊則

為陰所係累有間斷欠缺自不成兩故曰施未行也

成允成功

觀此一句便見古人言不妄發發則必行以實其言允信也成允者禹初往治水時必在帝前先有言語講論治水之事後來一如其言故曰成允允為人臣任君事必考其功任事而無成功便是曠官虛位禹任治水之事卒成治水之功則為不空受任故曰成功皆所謂信者也凡為人臣者皆當如此言亦易發位亦不難居惟卒踐其言而不虛其位之為難也當時群賢大槩皆如此非獨禹也若臯陶之期于無刑而卒至於民協于中罔干予正是亦所謂

成允成功也稷契益諸賢皆如此舜為天子亦如此大言不難發位不難居惟實而信之為難古之君臣兢兢業業皆為此秦漢以來無復此念所以萬化皆不舉而君臣上下皆曠其位也

不自滿假

聖人之心常見自己之職有不盡而於其莫大之功若未嘗見其有一毫所以無一息得自寬自容為一身一家之計也舜稱禹曰不自滿假古今說者皆輕之蔡九峯亦不釋却不思聖人不息之功正在箇假字上使後世功名勲業之人能曉得此一字則將思愆補過之不暇又安敢有

富貴燕遊之心哉假者借也寬也容也借片時容隙地以自暇逸此雖賢者亦間有是心不但矜功挾才傲上凌下之小人也其心以爲吾有勲勞於國有德於民一日之安一餉之樂一飲之醉一食之豐宮室之暫華車馬衣服之苟美何足損吾功名而天下之人受吾利德吾勞謂吾賢者亦無復以此而厚責於我如韓信之自王郭子儀之窮奢極欲天下猶或以爲當然法孝直之殺人而先主孔明亦以其有勞而寬借之而况於過門暫入會何足以害吾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之勲勞哉不知仁人君子之心有大不然者也天地民物之責無可休之日困窮無告昆蟲艸

木無一一皆得其所之時居此位者誠能用此心則坐以待旦日昃不食猶恐其職之不盡又何敢自謂有功有德於彼望爵祿之報而自恕其偷安暫逸之罪哉怠惰之門不可開自負之心不可有一息寬容假借便與天地人物隔絕古之聖人純亦不已固不敢容一毫私欲以間斷其不舍晝夜之運行也故舜以不自滿稱禹又着一假字見得禹之心未嘗自謂有功容隙地借片時以自與所以十三年之內三過其門皆不入蓋非故爲是以要譽於天下也其心以爲吾職未盡吾事未畢自不暇顧身念家啓之呱呱實有所不暇問其視斗筭之徒微功薄效輒德色於

其君高車大馬良田華屋小不滿其欲則以爲怨者何啻
天淵之遼絕也滿之過大假之過猶爲小也自滿者又皆
知其不可自假者天下之人猶以爲或可也天下以爲或
可而聖人決以爲不可衆情公論皆容之而聖人不敢以
自容此乾乾不息之心也少或自容則息矣是故聖賢君
子莫大之功纔得一箇職分莫大之善纔得一箇恰好故
曰禹吾無間然矣所謂無間者不過謂無可指點而已使
禹有借片時容隙地之心則夫子必有以問之矣明此而
后知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之非

滿招損謙受益

益勸禹班征苗之師而爲此言其義安在古今用兵之人
議論講說何嘗及此觀此言則凡以兵臨人而自謂已是
彼非志在必勝者皆所謂滿也謙者反已自求不必已是
人非而求必勝之謂此帝王之師所以行之莫非仁義必
無妄動而亦必有成功何者責已周則道盡而其謀慮亦
皆善自不至於敗漢以來君臣用兵雖不曉此義若其勝
負成敗亦不能出此二句漢高帝彭城之敗平城之圍曹
操烏林之衄皆所謂滿招損也凡恐懼刻厲好謀用賢而
能成功者亦所謂謙受益也聖賢之言萬古繩尺無能外
者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唐虞君臣議論講明數千載中獨爲精深其史臣所書亦非尋常闇於君德治道者之所能臯陶謨一篇在二典三謨爲最短少然一句一義一字一說性命義理之源幾微深遠之慮明體適用本末之學百王治道之要君臣交盡之職備盡無遺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天工所謂五辰所謂和衷則循其義理之當然而極於性命之本然也所謂達于上下則明其全體之無外適可遠在茲則見其大用之必行一日二日萬幾則幾微毫髮察見無遺慎厥身修思永則理亂安危之機一日不謹或致千百年之患而

當爲深遠無窮之慮也然則一篇大意理性而已上下皆職思其憂而其所以孜孜勉勉者皆義理之當然性命之自然雖曰艱難無逸而一毫智力不容於其間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一時君臣惟一敬耳夫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豈不信哉安危之本深遠無窮之念苟且目前之憂無不畢照知人安民百王治道之大綱也兢兢業業無曠庶官無教逸欲庶明勵翼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日宣日嚴夙夜浚明亮采勅我自我同寅協恭政事懋哉懋哉敬哉有土思曰贊贊襄哉則其君臣上下各務盡其代天理人之職而不可有一息之怠忽一人

之不盡也起首總以二句實一篇之綱領也篇中群臣百
工自勵翼以下皆所謂謨所謂弼也謨明者公正詳盡無
一毫私曲怠忽隱藏弼諧者群臣百工事不同而同於理
合爲一大和也德即堯典俊德允迪者信蹈之也表裏無
間動靜如一內剛健篤實外光輝洋溢蓋身修之事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本爲人主而能如此則群臣百官自皆興
起奮發洗刷磨治潛孚默契鼓舞而趨於善其謀謨自皆
明盡其翼贊自皆合理異時賡歌所謂喜起元首明股肱
良漑事康同此意也大抵萬事皆理萬心皆性而命於天
君能信蹈厥德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作於上而自應於下

百工踴躍萬善流行一人秉明照於上而有生之類皆得
所於下代天之職皆舉而三才之位無愧此臯陶謨一篇
之大旨也兢兢業業幾爲寅恭則迪德之本同寅協恭而
和於衷則君臣上下所爲皆盡性至命之事也衷即帝降
之衷和衷聖人之精蘊蓋不出於義禮之公謨亦無由而
明不和於性命之理弼亦無由而諧諧即和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古今上下之通言也而未知其
爲未善之言自平常人看堯舜可謂事事盡善以堯舜自
看若有一言自道盡善則全體皆壞了安得稱道至今豈

惟君子之道當謙謙自牧道理當然實是如此天地雖大人猶有憾而况於聖人不離於人善之一語政自不敢承當况盡善乎故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違者違道背理弼正救也如舜安得有離道背理事然自舜觀之決須常有此心而後可如初年往于田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負罪者自以爲已罪引慝者自以爲已慝未嘗以爲父母與弟之過舜之心非爲父母之怒故爲此盖實見得父母之不愛誠若自身有得罪處但未知是何事故號泣旻天又曰於我何哉號泣于旻天者顛倒迷亂莫知其由如窮人無所歸於我何哉者莫知已之

罪在何事也此皆真心實意未嘗自謂無罪者也後來爲天子亦是此心雖事事皆合理而嘗慮其有得罪於天人處故告其群臣曰予違汝弼又丁寧之以爲不可阿意順旨不敢相拂退去背後却相告語以爲不是又戒之曰欽四隣四隣左右前後之近臣欽者敬其事不可忽決須一相救正也此可見聖人之實心非爲過謙以媚其下也天下之事無窮爲君爲臣爲人同一難而爲君尤難也故堯舍已從人而博施濟衆聖人皆以爲病違道干譽咈百姓從已欲失法度遊淫怠荒佚欲如此等事如舜豈有一毫而臯陶益交陳之以爲戒慢遊傲虐朋淫于家丹朱事

也舜使非聖人何肯爲此而禹戒之曰無若丹朱是防其
有之也人心惟危一息不敬便入不善故臯陶又重戒之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兢
兢兢業業即曾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意幾微也人心之
危毫髮之間也曠空也廢也毫髮不謹則百官廢其職空
其位而得罪於天之所置矣由此言之聖人豈嘗有一毫
自是之心三代聖人皆如此周公孔子亦如此大抵爲君
難爲臣爲人皆不易過者人人不能免才自道無過便不
是故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禹不自滿盈寬假
聞善言則拜湯以已罪無與萬方萬方有罪皆在朕躬仲

虺釋湯之斬不謂其無過止言其改過不吝傳說告高宗
曰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干戈省厥躬皆不以爲無
過而常慮其有也曰啓曰納亦兢兢業業萬幾之意也論語堯
曰首章乃聖門歷叙群聖之傳以爲百王之大法而以湯
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爲商周二代相傳之正統則聖人之所重可知管蔡之亂
周公避居東都非但欲安成王亦自省愆而已孟子曰周
公之過不亦宜乎是未嘗以爲無過也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聖安得有此而常自
以爲已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出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似區區小善而皆以爲無有於我三十而立則二十猶未能立也四十而不惑則三十未能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則四十猶未知天命也六十而耳順則五十未耳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六十而從心猶有踰矩處也程子說此章以爲聖人本不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而朱文公猶以爲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也夫所謂進者十年一級未及其級則是猶未善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過少矣而聖人但言其不貳不遠復而不謂其無曾子之事

親足爲法矣而孟子僅以爲可無他道無窮學無止聖人無自聖賢人無自賢立身爲人在上在下必常自見其有過聽言從諫親師取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而後可以免咎少或自是不聽人言則全體胥壞而不可以復救是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十化深與使者之賢都在寡過未能一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以與舜禹並稱周子以爲令名無窮程子以爲百世之師可見聖賢用心無過少過不足貴知過改過爲可稱凡在吾黨皆當以此爲座右銘雖未有過而常戒慎恐懼一或聞過則當拜而受之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康節先生之說甚善甚善吾當思之而又思之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天地人曰三才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有人則有萬事而事理之得失由人道立不立之所關也事理得則人道立而天地賴以位猶心正而身無不修也事理失則人道不立而天地無以位猶心不正而身不修也得之與失必有所繫故天樹之君以主之承之臣以佐之君者總萬事之綱臣者理萬事之紀也臣得其人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安定臣不得其人則萬事皆失其理而渙散而其所以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者常繫於君之明與不明也君者元首也臣

者股肱也元首以司其命股肱以宣其力居君位者必得有聰明睿智之資光天之下正邪善惡無所遁遁則其所選舉位置以爲股肱之用者自無非稷契伊傅之臣由是而付以樞機之任責其治平之效居職者各盡其心受任者各獻其功君逸于上臣勞于下禮樂刑政事事物物不期而皆得其所自然陰陽調而風雨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矣是故天下之本在一人一人之道惟明而已苟或不然則三才無以立三仁不遇而商以亡孔孟不容而周遂衰萬事何由而理人道不得而立二氣四時百穀艸木鳥獸魚鼈亦無望其如唐虞之世矣故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庶事所以立人道盡人理而爲三才之主也康者各得其理而無不安之謂君者主之而臣者佐之也良者順理盡善之謂也臣良則事康矣君明則臣良矣未有堯舜之明而容四凶之臣亦未有秦隋之君而得八凱八元之佐也不得八凱八元之佐而委天下國家之事於庸才凶德之徒庶事何由而理哉○聖君賢臣不可徒有其名必上下各考其實而後無忝於其名夫君聖則無不明臣賢則無不良明如日月水鑑無一物之不照良如精金美玉無一事之不善古今之爲君爲臣固多以此自居而群下之稱頌歸美亦無不以此爲言者然考其實則徃徃

而不然何者君者用人論相者也君明則正邪善惡無所逃而其所選用登崇置諸左右者自皆善人君子而無小人之雜不然則朝無良臣任事者皆小人而君以明自居在下者亦以明歸之無是理也豈有日月水鑑在上而小人得容其邪僞乎小人在位則君徒有明之名而無其實矣臣者任職治事者也君者庶事之綱而臣者各事其事以理其紀者也臣良則其所職所守無不盡而其所經綸規畫一皆順理盡善各得其安而無不善之雜不然則萬事不理臣職不修而以良自處在上亦以良倚之亦無是理也豈有良金美玉之德而其所職之事乃不得其理哉

曠其官廢其事則臣亦徒有良之名而無其實矣是知庶
事必康而後足以見股肱之良股肱必良而後足以彰元
首之明否則上下以明良相諛而國家天下之事無一得
其理治安之期邈而亂亡之形成矣猶以明良自居得乎

三江既入

漢入江江入海而云江漢朝宗下海是漢亦水之大開之
一分列之一位不使江獨專也伊瀍澗皆入洛洛入河而
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亦謂伊瀍澗不爭多亦各容一分
列一位不使洛獨專也譬如一人行大路三人從小路來
合之同行則是四人共一路豈得專之一人漢不合江江

之下流未必大伊瀍澗不入洛洛之下流亦未必大然則
江下流即江漢並行洛下流即四水並行也然則三江既
入如蘇說爲是但所謂味別者穿鑿不可用也凡水大者
係祀不比小小溪澗之入江河者須是開之一分列之一
位蔡氏所謂合流之後不復可指爲三未爲當也但豫章
江不別見禹貢然其水亦大洶湧奔騰左彘蟲可見謂之三
江既入亦是開一分列一位而以其平不費工亦可見矣
吳都賦之三江小不足言蔡說以近震澤相引援未爲當
然則河以渭洛諸水入海而獨言河何也曰河大於江受
如渭洛者多其勢不得言只當總爲一大河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二句禹貢一篇之微妙又是十三年於外櫛風沐雨之
暇體驗工夫不獨水土既平治功興起之後所當先也禹
治水時雖曰勤勞四載以身率先亦必有忠孝誠信之精
微脩身謹行之度數並行乎其間是故神孚人應動有天
隨庶民子來衆理條暢自有立立道行綏來動和過化存
神生物不測之妙出於至誠不貳之中而非人之所及知
者故其成功有若造化鬼神之爲不惟櫛風沐雨胼胝手
足之所能也成功之後惟欲君臣上下接續此事推廣此
學無有間斷期於仁洽化成萬物得所故出此二句於一

篇之末以爲上下遵守蓋以其體驗之素爲言非但意想
期望之語也不距二字可見不距云者道之斯行動之斯
和綏之斯來之謂也天命良心無人不可作而萬物覩設
而天下服所患者惟間斷耳苟能敬以持之致其悠久積
累之功則身心常正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萬民自化故
曰祗台德先謂敬以持之也此皆其治水時體驗之所得
故以爲言禹十三年於外惟守一敬所以成功鯀之不成
亦惟不敬故動不得其序而五行自汨陳臯陶論九德所
謂亂而敬似說禹父子事蓋有治才而敬則事皆合理而
無私意妄爲故有成功不敬則動不順理所爲皆妄以求

成功猶炊沙作糜也此義精矣學者多以忽讀之誤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性字始見於此然以湯之言詳之可見湯在當時深有見於心性之理深知心性合爲一全體又不容不殊而爲二蔡氏之說甚正而未精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文公所謂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是也謂之衷者兼中與忠而言即心之全體也若如也順也以動時言之人於應物之時如其心而順之則其有常之定性常於其時昭然而見乎其中與孟子以四端而知有四性其意同也蓋衷是仁義之心性是仁義之理衷即是性合之於心故曰衷性

即是衷殊之於心故曰性衷重在心性重在理此湯之精意蓋所以表明天命不易之定理以爲天下之大本也心之全體性之本體復專一而不雜非素講明體認不能爲此言所謂學於伊尹豈非此等語乎如九峯之說則只說得性雖下心字而出於經文之外不及思衷是心之全體合性爲一之本體又不容不折言之也又其言似謂衷猶是命而屬之天但降之於民爾至人稟其所降而後爲性天之所降本具四者之理以爲命人之所稟始得四者之理以爲性是衷但爲命而未爲性也得無語病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四句可以見人之爲大性之爲善君責之爲重又可以
見湯與伊尹皆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放伐之事有甚不獲
已焉者而其桓桓之武肫肫之仁蕩蕩平率無偏無黨之
大道隱然自見於言外皇大也尊而嚴之之意將見性出
於命而先言主宰者之尊嚴以見性之爲大而不可不奉
持之意與中庸尊德性意同降字亦自皇字來若詔令自
君而下在下者皆不敢不敬也衷字合性與心兼中與忠
而言蓋不偏不倚之全體常昭昭耿耿在中是爲應物之
資裁物之器天下之大本也下對上而言下民凡有氣體
心知聖智賢愚君臣朝野之總名也貴者當視賤者爲一

體而賤者未嘗不貴也若順者如率性之率怕性者一定
不易之理也有怕性者實得各具之謂言天所降之衷率
而由之則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可搖奪不可掩蔽不能
熄滅者在其中蓋即用以見體循末而得本也衷合心與
性而性但言心之理合心與性則其寂然不動常有知覺
妙用在其中而非有體無用之體但言心之理則其感而
遂通者常有一定不易之體爲之主而非可以猖狂妄行
之用猷道也即所謂若有怕性者亦謀猷之猷道言其常
行謀則其所常行者常有心思知覺之妙以將之而非冥
然之行易所謀入謀鬼謀百姓與能即此而凡一字異義

而未始不相通者皆此之類也綏安也安之使不復搖動也其不安者人心之危危亡也安之者以修道之教覺其道心使之常為主而人心聽命也安者安其心而謂之綏厥猷則合內外而為一矣但言安之則其固有而非外鑠又可見也惟后者言皆君之責天命之得不得入道之立不立天下之治不治無所推避一在於君而已所以謂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誥一篇始之以克綏厥猷惟后終之以罪在朕躬是決以君道自任而其所以慄慄危懼者蓋以此之故也居天下之上者其可以自暇自逸哉克者任其重而畢其事之謂任其重者立志之強畢其事者主

一無適之功也不克之則君道廢而忝人之上矣孔子曰為君難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此之謂也古人之居人上為民慮為已憂者蓋如此後世之有天下者君臣議論未嘗及此為君者惟一時苟安則責塞其有志於民者僅能不忘其饑寒思有以飽煖之若漢文帝而已學之不講豈惟為士者之事哉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按此十六字在尚書中誠為舜禹十六字之次然蔡說於彼十六字為盡於此十六字實有未詳其言雖大其於中間之條理則未為密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看來伊尹之

意猶是未定之言至於協于克一則所主之善始爲誠善而無可疑若遽以主善之善便爲一本萬殊之善似失之太驟一字只是上文一德惟一下文一哉王心之一而克字猶爲着意若遽把作一本之一而於克字只用一箇能字說過去似皆未得當時之意今以管見循其文而釋之讀者考焉德即上文一德之德一亦一德之一善者合理之謂與是字相似師者取人之善以成其德也伊尹旣言一德又復詳其所以成德之由天下之善皆所以成一人之德也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謂不專一人不執一見而惟善之師也惟善之不雜以惡王一工夫於是乎在然

而義理精深幾微難見天下固有似善而實不善似是而實不是者人皆以爲善而揆之天理則不合施之事物則不行衆之所是而聖知之所非人以爲可而天地鬼神以爲悖似同而終不同強合而終不合若是者其爲心術德行之害有不止於物欲之惡者而後世楊墨釋老鄉原子莫之學與凡世間之新奇可喜有有功而實爲深害便於意見操持之私而不利於周行流徧之公伊川所謂雖無邪心乃爲邪心文公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無非害心害德者也古今天下氣質不齊有善有惡有強有弱堯舜在上靡然帖然而定于一聖王不作僞言僞行紛然而興

舜執兩端龍作納言聖主明時猶爲此慮而况於伊尹之
世去桀未遠竒衰之民僞妄之說辯給之口當時固未盡
絕伊尹於此固嘗炯然故於將歸之日旣以一德爲太甲
之戒以主善爲主一工夫而復慮有似善非善之感不足
以成其一故於四句之中以協于一爲未足又着一克字
所以堅太甲之常心俾於主一之中常致明辨之力使無
毫髮之雜始足以爲一也克者能也與可字足字得字實
字相似克一者謂可以一足以一實一而非似一終一而
非暫一也蓋辯真僞察是非之辭恐其有害於上下文之
一德一心而立言也蓋所謂一德一心者萬事皆理而無

所間雜之謂也耳目血氣之欲固爲天理之間雜似是而
非之道尤爲純粹之間雜人欲固爲天理之害似是而非
之害道蓋尤甚於人欲也不雜之謂一無間之謂一一髮
不可容一塵不可留也天下之道出於天者萬殊而實一
出於人者若一而實殊出於天者雖異體常相爲用出於
人者似同類而實相背馳如楊墨釋老其說誠足以動人
天下之高明俊傑皆誠以爲善信其說者主之守之以爲
其道即堯舜孔子之道其言即六經語孟之言貴賤賢愚
翕然惑之知者不能爭強者不能奪然天地鬼神實怒之
施之天下未嘗見其治而但見其亂加之事物未嘗見其

利而但見其害欲一之於道而終不能一惟聽而容之而常自敗自沮終不得與吾道同域又有一樣辯給之口剛惡之才能飾非爲是強邪爲正雖明者亦惑之而施之於用則其亂政害物不可得而揜伊尹之所謂克一蓋爲此等慮是蓋幾微之論精切之意不惟太甲當知之萬世帝王皆所當知也蓋萬理皆出於天而所謂一德一心純乎天理者也入欲固爲天理之害而似是而非害實爲深入欲易明似是而非之害非精察不見故伊尹作咸有一德始之以克享天心終之以協于克一蓋以天論則一毫不可容也篇中九九箇一字而克一之一乃爲究極精至是

爲伊尹用意盡處而十六字之指歸也前面七箇一字固防人欲之間雜而克一之一乃深慮似是而非之間雜無人欲之間雜已爲善爲一若猶有似是而非之間雜則充爲人欲而其所謂善者不勝惡所謂一者不勝二也天心王心二字首尾若爲相應克享克一二克字亦似相通是皆究極透徹無外無內之意也大抵伊尹之辭主於明辯所謂主善者猶爲未定之善未成之一至協于克一然後爲始定之善始成之一未及一貫一原之一也且當循文理而明其立意之所趨若遽以主善之善爲萬善克一之一爲一本則此一字與前後八箇一字不相通而於伊尹

之辭意爲未詳矣○異端之學往往似是而非麤看極相似細看絕不同其初若可與吾道相夾和至其終則其性味功效如胡楚之相反學其學者牢守固執以爲是即聖人之道然到底終不相通自是而終不是欲一而不能一其漏綻破壞損人害物雖極力主張扶救而終不可得故伊尹着一克字謂必協于能一而後爲善也能一者謂可以一足以一實一而非似一終一而非暫一也吾之所謂善雖有萬不齊常相會合無相忤彼之所謂善吾亦相容無拒絕只是他自住不得到底方命圯族不能與我一也然上二善字猶爲未定之善至此而後爲實善爾九峰於

二善字遽以萬善爲言此所主善固非一事然伊尹之意且以合理爲言以下二句而觀則此所主善猶未定也無常師者無偏主無適莫也猶曰不問楊墨孔孟惟合理則以爲師也主孔孟合理故也不主楊墨不合理故也皆無所偏主也至協于克一然後始成爲善二字只是上文一德惟一之一若進一步說則但當云此理萬殊同出於天如兄弟同出於父母須異體而同氣所謂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所謂貫得作一條而約一德也伊尹之意方主於辯是非邪正謂德雖主一而似德者當知之似德而以爲德從而用之便似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如圈牛羊

作一攔合丹砂黑錫作一藥打鐵石作一器欲其和到底不能和欲其不相害到底不能不相害如此則君德必不能一必去之而後可一也故曰協于克一協者和合相湊無相忤克一者入得套趁得群合得作一家如是而後爲善如是而後可以無間雜而爲一德也由是觀之伊尹在當時便是明道伊川晦翁孰謂古人不爲道學哉篇中凡九箇一字只是一箇一而以克一之一爲精至故以咸有一德名篇蔡說克一之一與前後說諸一字不相通學者試詳觀之則知克一之一只是前後許多一字而伊尹之用意爲至精至深德無常師是謂事事皆無常師非不同

各異之謂蔡傳只作不同各異看○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德即上文之德一亦上文之一也師者取人之善以成其德也天下之善皆所以成一人之德無常者不專一人不執一見之謂協合克能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則無惡之雜而可以一矣然人之善蓋有似善而實不善者故又當明辨必協于能一而後爲善也能一者純乎天理之善無似是而非之雜足以會于一者也苟或名爲善而詳考其實乃不然則雖欲一而不能一始若相似而終於相反是其所謂善者猶爲惡所謂一者猶爲二也此辨真僞察是非幾微之論精切之意欲太甲於主一之中

常致明辨之力使無毫髮之雜而後爲一也篇中言一者
九此其究極精至帝王之學必至此而後爲盡心術之微
亦必至此而後能定也予旣爲前說熊去非云如此則注
文當如何僭具於此與學者共焉○篇中九箇一字皆是
禹謨惟一之一克一之一又似兼惟精說了蓋舜之意謂
不精於人心道心之辨則於道必不能一伊尹之意亦謂
不精於善惡之辨則所主之善將有似善之雜而亦不能
一舜與伊尹各十六字而其大旨畧同如此○克字義誠
重而協字義亦不輕協者並行而不相悖不相害也萬物
萬事三百三千雖各一理而皆相和協如一家兄弟然所
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着一異端邪說於其中則爲
相梗氣味不同非出於乾父坤母自相悖相害而爲大和
之賊故協字即保合之義保是不相害合是不相悖而協
即保合之謂也

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君道惟一實而已而實不實之分在於血脈之通塞夫天
下猶一家而君者家之主民者家之子弟也有子弟者必
盡其所以教養之道而後得爲主之實不然則居其位不
盡其事其所以然則有其故何者主之道惟耳與目一家
之事耳有不聞目有不見非所以爲主也不見而以爲見

不聞而以爲聞皆非主之道也不聞不見則不知其失所而自不知其所以養不睹其非理而自不知其所以教主也者居教養之位任教養之事者也不知所以教養則主之名雖具其位雖尊而於立君之本意斯民之仰望媿負多矣而其病在於聞見之窒是故必有聞見之實而後能盡教養之實必盡教養之實而後足爲君道之實武王誓師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其義在此古之人有言曰爲君難非爲君之難也盡君道之實之難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君之爲君臣之爲臣父之爲父子之爲子也君也者主也一國之君一國之主也天下之君

天下之主也一事不聞不足以爲主一物不見不足以爲主主也者下之所恃以生所依以立者也恃以生而有不見不聞則生之道必不周依以立而有不聞不見則立之道必有歉生之道不周立之道有歉則爲之主者不期而媿其位負其職而失其所以爲主矣失其所以爲主則民之命莫知其所底止矣爲君之難不其然乎是故古之爲君者必顧念其所居之位所職之事四方萬里之遠必欲其無不聞繩樞甕牖之中必欲其無不見有饑有寒必盡其母道以養之有非有僻必盡其父道以教之饑寒不可也飽煖而不孝不悌不正不直不可也飽其饑燠其寒而

復正心脩身講理明法以正其淫朋比德之非夫如是而後爲君以其有聞見之實故也何謂聞見之實急民事盡民心正民德防民欲去諛佞絕壅蔽使鰥寡之情悉達於上而正邪善惡之俗毫髮莫逃若舜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而後可也夫是之謂聞見之實聞見實而後教養實教養實而後君道實泰誓所謂亶聰明者蓋兼下二句而共一亶字也亶者誠實之謂亶聰明者實聰明非不聰明亦非作聰作明也如是故得爲元后元后故能作民父母父者教也母者養也君道之實也元者體仁長人渾全無缺之謂君德之實也實其德而後能實其道而其德之所以實無不本於實聰實明六合四表無有見聞不到之處故能實其教實其養而無忝於生民立君之實意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血脉不通痿痺不仁痛痒不知豈足爲體仁長人之君哉古之人事事職思其居而君民上下禍莫大於壅蔽而尤切已有人民社稷之責者其亦知所敬哉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程子之言也而
其所謂善治之道真儒之學猶有可言吾之心正則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朱子之言而其

所謂心正氣順者中和之外猶有可言是蓋古昔聖賢相傳之至學所以修身爲治之要自黃帝至箕子武王世守之而後世之君臣心思論議皆未嘗及太史公作五帝紀多鹵莽麤畧而其採之傳記之間徃徃多其道術之要若黃帝紀所謂治五氣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顓頊紀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帝嚳紀取地之材而節用之與其動也時皆古人道術相傳見之紀載猶未泯滅讀者皆未之思也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

五行五行而萬物五行者太極陰陽之所載而萬物之本根也物之得之不能無偏而人獨得其全故人道得而五行順五行順而萬物若古者聖人之所甚重也以爲人得五行之秀而生氣則其形而理則其性也性正則形正人之性形正而五行之理無不得其氣無不順人者天地之心也心正則四體平此經綸天地治民理物之至術故君自黃帝顓頊高辛世守其學唐虞夏商以至於周臣自常先大鴻禹稷臯陶以至於箕子周公其學不墜其用功起於修身齊家其極功至於四靈爲畜然常求之黃帝顓頊高辛之治五氣節水火舜禹臯陶之修六府撫五辰啓言

有扈氏威侮五行箕子之陳洪範論汨陳先儒率皆未精其說蔡氏書說論修六府但取其生克損益而成五穀此天之所爲人未必能與也雨水也暘火也燠木也寒金也風土也時怙休咎二徵百穀之所以成不成也而非入之所能爲也入之所能爲惟有敬五事以感通之而已玄冥之爲水官閼伯祝融之爲火正益之掌火若艸木勾龍禹之爲后土司空共工垂之世官是亦金木之職竊意當時五行有官不過順理任宜愛養樽節用之以時以禮祀之以方以色而已至其所以爲雨爲暘爲燠爲寒爲風而成百穀固非五官之所得爲也禹平水土而地平天成竊意

禹之精義當不止此鯀之汨陳非但隄防壅遏即其方命圯族之心則其言行舉措無一得所禮運有言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以鯀之言行觀之豈得與鬼神爲徒而五行之神亦豈肯與之爲徒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豈惟以其治水順理亦以禹之心正身脩而常闕

洪範九疇

人之一身實與天地相通合而爲一天下之人徃徃身輕自小不知自貴自重細看洪範一篇可見洪範一篇出於箕子今在天下二千三百年矣學者讀誦不爲不熟解釋不爲不盡以今觀之猶有當考詳者一篇終始列爲九類

九類之中主以皇極而列之中猶有精意主之者猶有要道何者終始二疇皆天之所為其中七疇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二五事者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八庶徵者其應也庶徵雖出於天皆人之五事之所成箕子所陳為可考也本其本者天之五行故一五行而二五事應其應者天之五福六極故八庶徵而九五福六極自一而順數之五事居二自九而逆數之五事亦居二也終始括之以天其間七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其意為可見矣何者人道之得失善惡惟貌言視聽思之五事正與不正而已皇極者奉天之命體天之行自正其五事

以正天下之五事天下之五事皆正則貌之正其應時雨言之正其應時暘視之正其應時燠聽之正其應時寒思之正其應時風五者皆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於五福之中不然則一人之五事不先正則天下之五事皆不得其正天下之五事不正則貌之不正其應怕雨言之不正其應怕暘視之不正其應怕燠聽之不正其應怕寒思之不正其應怕風五者不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於六極之中然則人道不出於五事而皇極者五事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亦惟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而已人之五事正則天地萬物無不順然則人之為人其身豈不

爲至貴君之爲君也其責豈不爲至重而箕子之所以爲箕子也其行豈不爲至善哉然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疇將何所主曰四疇皆以人事之要而列也何往而非五事之所在哉

曰休徵肅時雨若

召和致祥一敬之功也敬之功大矣主於敬則天理流行而天亦從而順之爲人君者其可無主敬之定力哉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主敬之功也二帝三皇之書以堯典爲首堯典以欽爲首一欽之功至於變時雍而其極功至於格于上下舜之精一執中禹之祇台德先湯之日新又新

文王之陟降左右順帝之則武王箕子之講明所謂肅時雨若者無非堯之一欽也欽者敬也主一無適之定力也其體則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其功用至於與天爲一而五行庶徵無不和休祥無不至也時雨若者休徵之首而皆一肅之流行箕子武王之深意不可不詳觀也雨者生物之最先故爲庶徵之首雨時則暘時在其中雨暘時則燠寒與風自無不時故雨時爲休徵之首而其所以時者人君主敬之定力也主一敬於心則形之一身之舉動自無不敬故貌之肅皆心之敬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如是則無人欲之雜無斯須之息則專一之功自至於直遂翕

聚之用自至於發散靜則爲乾之專坤之翕動則爲乾之直坤之闢而雲行雨施之功自是而出矣所謂格于上下者也時者收歛發散各得其中無過不及若者君道然而天道亦然也主敬功夫亦惟允執其中而已心必形見於貌貌無不本於心故心有允執之定力則貌自無不恭此時雨若之功出於肅蓋以表裏之洞達也二帝三王之體用亦惟合內外而一天人耳

肅時雨若

爲君難者天人之道相通爲一而不可以貳焉者也貳則天人離矣非有持敬之定力不能不貳者也箕子告武王

以休徵而以肅時雨若爲首欲其無貳者也讀書之法當深觀古人之用心下語若洪範九疇之八庶徵讀者徃徃輕視之但以爲雨暘燠寒風而不思其所謂徵者蓋以天道爲人事而責之於已也徵者應驗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天也以爲五事善惡之應驗則非天也人也雖天而實入之所爲也然則人之爲人也豈不重而君之爲君也豈不難哉先之以休徵者生物之心也各徵者物之害而休徵者物之利也休徵首之以肅時雨若者雨之生物爲最先雨時則五者無不時也而其所以時則貌恭作肅之應雨爲五者先而敬亦爲萬善首天道人事若相期也主一

敬於心則形之貌無不肅貌無不肅則言之從又視之明
哲聽之聰謀思之睿聖不期而自至故雨時而四者亦從
之也五事之用本一敬庶徵之時本一肅箕子之立言亦
可謂不苟而可觀矣時雨為肅之應當詳觀蓋專一之直
遂翕聚之發散而其所謂時者莫非無過不及之中是亦
天之敬也君以敬為感故天亦以敬為應故謂之若若者
如之符之者也咎徵之應亦若是已矣然則人道豈可以
不敬君者人之主豈可不以主一為先苟有一毫之雜一
息之貳則咎徵生矣休徵行則五福生咎徵行則六極集
然則君道豈不難哉或曰貌之恭肅疑不足為敬也曰貌
者一身舉動之容敬者徹表徹裏之謂中心斯須不敬則
慢易形諸貌矣貌無不肅則心之敬可知矣箕子之言豈
徒以外貌教人而時雨之應豈表裏之不一而能得之者
哉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辟之辟但如蔡氏用鄭氏詩說讀作避為是若以蔡仲
之命例讀為致辟之辟則於周公之義為有傷於一時之
事體亦不當然於詩書所載東征之事亦不相應蔡仲之
命畧具往年舊日之大畧為封仲起頭故曰群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金縢之文則備周公當時

之事不可同也流言者不根之言不知其所從來者也成王聞之但疑周公將不利於己不知其出於管蔡也雖周公亦未敢信其出於兄弟也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以不端未信之言舉兵以加之管蔡豈惟成王益疑而周公亦太輕率專擅矣流言之來但欲入成王之耳以間其君臣是時三監猶未叛也原管蔡之心亦不過忌嫉周公之得政而已不得與非欲傾其宗國亦未必與武庚同謀爲復商之計不過兄弟造作數語潛使間諜入京師若陳平貨客入楚宣王亞父鍾離昧欲與漢滅楚以間項羽范增之君臣耳當是時項羽不知此語自陳平所來也管蔡但

流言而未叛二公在內周室尚安未有頭燃之勢東征之事猶可緩也何必勇爲專擅迫協之舉以重上下之疑心哉周公東征作大誥以告多方而後行其言以王若曰爲首篇中允稱王曰者再曰我幼冲人者一曰予冲人予小子者各二雖未必皆成王之言然成王爲天子亦當與知若成王於是時方有疑周公心必不決意誅管蔡而周公乃僞爲王命以告天下天下不惟不信且將有笑之者且其終篇本末以下爲主勤勤懇懇以下之不可不信爲說向致成王方致疑於周公君臣之間方如矛盾側目相視又安得協和於廟堂宗廟之中而致其誠心於鬼神哉蔡

氏說穆卜二字甚好君臣方疑豈得而穆卜哉東征皆周公之事大誥一篇皆周公之辭而一歸之王已之東征但爲奉王命而已豈有一毫挾叔父之尊蔑君臣之分而自恣不顧哉但觀大誥一篇則成王始聞流言之日周公未必遽然舉兵以誅三監爲決然矣豳風狼跋亦可見狼跋之詩爲流言之來成王疑甚周公在進退兩難之間若狼之進躡其胡退踰其尾他人處之未有不失其常者也而周公道高德盛安土樂天泰然自得碩大之美遜讓不居負罪引慝夔夔齊慄其赤舄兀兀然安重而無憂其德音令聞亦無少瑕疵也若流言方至不顧成王之疑徑日舉

兵以誅管蔡則與曹操不顧獻帝而殺董卓輩何異橫逆自恣豈復有進退維谷之狀恕已怒人豈得有公孫碩膚之美時人方以曹操待之其德音亦豈得而無瑕哉方有震主之威冲人惟有恐畏若漢獻帝而又何止於疑也由此觀之辟之爲避尤可信矣鄭氏所謂必有其傳蓋成王旣立周公雖爲叔父便有君臣之分避居東都者近在左右則疑深而君臣之間朝夕不安遠居於東則成王得以安肆而流言之蹤漸可躡尋流言之人亦當敗露成王未爲愚暗終有可回之時二公同德叶心必無危敗之事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方君臣相疑而挾叔父

之尊泰然於成王之側無所畏敬則將盡棄君臣之分而不顧一日地下文武相見豈無太橫之慙而況於不與成王和同遽興兵致辟以加諸暗昧未明之兄弟豈不益無忌憚而何以作周恭先乎先以為無窮之計哉居東者避居於東非東征也東征三年始歸二年者罪人始得之年也罪人者流言之人斯得者始得其蹤跡之實也既得其蹤跡之實而成王之疑猶未盡釋以來鳴鴉之詩故天怒之為作大風以為流言之人已實周公之心已明而成王猶未釋然為可怒也金縢之匱一啓親迎之駕一出天怒隨霽君臣懽忻管蔡當時情見計窮無所措手始欺武庚

以亂天下當是時也東征之行始不容已大誥之辭君臣上下朝廷四方始無不信群下用命而東方之亂不足慮矣東征三年禍亂始定去作大誥歸賦東山有心感悅社稷遂固禮義俱盡毫髮無愆此周公所以為聖人而孔子常夢見之也二年三年之數既有異而東歸之零雨與成王之親迎不同時若如孔氏之說則當以三年為二年而零雨之歸乃成王之親迎也豈不謬哉管叔武庚已誅則東歸之師已歌零雨之詩於鎬京矣而成王猶疑周公猶未敢歸則我來自東之辭其誰作之金縢之傳蔡說到底為當惟以管叔與武庚共流言未必是與罪人斯得下所

謂流言方至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而後得之此語未
為詳盡何者管蔡流言為已計不為殷謀也私遣間謀而
已後來敗露始挾武庚共起以復商為辭不然商人未必
從也武庚至愚故從之耳流言之至成王決未嘗蹤跡罪
人二年斯得上下通共之辭成王猶未盡得也然則鷓鴣
指武庚子指管蔡也豈武庚子猶未與謀乎白管蔡之不
幸謂之鷓鴣取子足矣不必為武庚也當時管蔡之旁豈
無小人惡類相與扇惑謂之鷓鴣可也以為武庚亦可但
管蔡之心當是為已不為殷文公鷓鴣註與孔氏釋罪人
斯得同蓋但解鷓鴣未及深思去後九峯始詳作書傳故



